●张 琳 / 心灵史

画从何来:一种插图的几种可能

一

为了我的童话,我决定学绘画。

童话的名字叫《张葡萄的草手镯》。我用了6年的时间积攒这部作品,到去年秋天,稿子已经完成。

我忽然不想卖这部童话了。

我想学习绘画,给我的童话做一套图画。

是的,我想画一个我童话中的小女孩,她什么样子只有我自己清楚。她是我额头上的神。

是的,我想画出那样一个村庄:大河横在那里,柳树长在那里,布谷住在那里;屋脊黑铁一样,玉米糖浆一样。最后的结果是,祖母和外祖母并肩坐在女儿的门槛内,她们是村庄最尊贵的神。

是的,我要画出池塘水面上漂浮的甜枣和雪白的小药水瓶子。要画出椭圆形的大鹅在绯红的池塘边,摇摇摆摆离开了村庄。要画出飞回到屋檐下的不仅仅是红翅膀的蜻蜓。他们都是墙壁上的神。

我要学画画,为了我这本童话。

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画画这件事。我知道我从小就没有画过画。那时候我很小,应该是能画出点什么的年龄,但我只是抬起黄巴巴的小脸,坐在母亲的蒲团上发呆。

那时,路边始终有一群低矮的枣树林,我喜欢去拔下枣树的紫红的刺,钉在铜钱毽子的麻线上,然后,在青砖上摩擦到毽子的底儿很结实很平展。我的毽子在我头顶上呼呼地飞,是我的飞毯,是我的神。

是的,它们都是我的神。

那些飞的、动荡的、安静的、孤独的、笼罩着紫红烟雾的神在我头脑里已居住多年。

那些慈善的、大轱辘的、热气腾腾的神在我的头脑中已居住多年。

没有人会给我画它们在土地里的样子,没有人替我画出泥土赐予它们的颜色和气味。没有的。这个世界上能够看到它们的形状和色彩的人真是太少了。没有人会真心关心另一个人从哪一条路回到家里。

我想画画,我多么想用同样的笔,进入另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。

二

画笔是什么,画笔是另外一种手指,是一种血肉里的血肉。

它热热的,可以跳动,可以收缩,可以产生巨大的动荡,或者巨大的安宁。

我喜欢巨大的动荡或者巨大的安宁,它们给我的热本身并没有真正的区别。

而我在这样巨大的动荡或者巨大的安宁中,已居住多年。没有人能够让我远离这种生长,就像没有人让一棵桃树远离桃花那样远离生长。我喜欢那种简单的缝合,带着泥墙根那种潮湿的缝线,在嘤嘤的虫鸣中,展开她即将逝去的季节。

我喜欢那样一种构图,哪怕只有一团泥巴歪歪的,滴落在我的地板上。

我认为,一个人的村庄完全可以生长在另一个人的村庄之上,那么,联系这两个村庄的,是一些简单的线条。可以粗浅不一,可以呼吸不一,可以动静不一;可以用蚂蚁走过的痕迹,也可以用河水淹过的痕迹,还可以用牛啊羊的蹄子的痕迹。简单的照抄不是问题,关键是要在缝合的时候,找到自己的心愿。

是的,我是有心愿的人,我想,我已经具备了这种洞察事物的力量。

三

若干年前,母亲送我一只葫芦。

这只葫芦是母亲自己种在墙外边的。葫芦长出来的时候,是在秋天。秋天是暖暖的,红红的秋天。母亲知道我喜欢收藏葫芦之后,就在那样的秋天,用她紫红的指甲在青嫩的葫芦身上,画了一只大耳朵的小兔子。

这只小兔子就和葫芦成为一体。小兔子豁嘴,大大的门牙,满脸的喜气。

我曾经问母亲是怎样画出兔子的,母亲说,是想着画出来的。

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农民,可她画的小兔子那么好。她选择的背景那么好。她选在葫芦的生长期,在葫芦的皮肤上掐出一只兔子的影像。她的指甲那么坚硬,又那么青绿。她的眼睛那么清澈,那么善良。我在一只葫芦上接收母亲的审美。

我很想知道这种素养是不是已经走向了我。

我想我是有综述能力的。我喜欢这些线条,我会在这些线条里找到它们弯曲的理由或者粗壮的理由。找到那些大于颜料的色彩。我知道我需要首先找到阳光或者种子。哦,这是另外一种照射,我喜欢这种照射,我会在这种照射之下,更无限接近事物本身。

比如,我的妹妹现在每天都要制作很多高楼的图景。她有渲染的本领能提前让楼房成立,楼房前花园开满鲜花,进进出出的男女恬淡自由。因此她的图版厚厚的,她的油彩多于她的画笔。

她们给我带来诱惑,我深信我可以进入更深的森林。

●逯冬花 / 小小说

寻 妻

夏忙刚过,田野里一片黄绿相间的景色。黄的是麦收过后留下的麦茬,绿的是新长出来的玉米苗。天气还是很炎热,一辆中巴车像一头累坏的老牛一样,喘着粗气喷着白烟行进在通往新乡的路上。刘三红木着脸坐在车上,一肚子心事的样子。车窗外都有些什么,他一点也不稀罕。一年四季他看见的都是这些,没什么好稀罕的。他在想他的老婆,一个跟着别人跑了的女人。论说刘三红长得也不算丑,家境也不是不好,可不知道为什么,都30岁了还没娶上媳妇。这样的事在农村里是很敏感的,这就有人议论起来,说什么的都有,最不好听的就是说刘三红有毛病,所以没人敢嫁他。这可把他娘给急坏了,一面极力澄清谣言,一面四处托人给他提亲。总算在他32岁上,邻村有名的媒婆张巧巧给说了一门亲,女方长得好看,见了他也没啥意见,于是很快就跟这个女人结婚了。头一年还行,女人虽说好打扮不爱干活,对他也还算好,加上又怀了孩子,他们过得还算和和美美的。可是到了第二年就不行了,女人生下了孩子就不爱在家待着了,今天去会这个朋友,明天去见那个老乡。刘三红虽说有意见,可是一看见女人俏生生的脸他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。终于有一天,老婆卷起家里值钱的东西一去不回来了。刘三红等了两天都不见人影,这才相信村里人的传言,老婆是跟着人家跑了。

这几年,他除了下地干活就是进城打工,孩子放在他娘那里照看,他走到哪都挺放心。说是进城打工,其实他是在找老婆。他始终不相信老婆会跟人私奔,那个女人一定是被人给骗了。所以他一定得找到她。中间,有几次老婆还打电话回来,问问儿子的情况,交代他把儿子照顾好,可问到她在什么地方,她就一个字也不说。刘三红认为,女人不说一定是有苦衷,说不定是被人胁迫着呢!前阵子他听人说在新乡见到他老婆了,所以他得去找找她。

到了新乡,一下车他就打听人家跟他说的那个住宅小区,一路打听过去,等到了地方他才知道那是个高档小区,里面住的全是有钱人。门口的保安一看他穿的那身衣服就把他给拦在了门外,他只能在门口找个地方蹲着,仔仔细细搜寻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,可是直等到天黑,他也没看见老婆的影子。本来有心在门口守上一夜,可是保安不让,非撵他走,没办法,他只好就近找了家小旅馆,勉强歇了一夜。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又到小区门口蹲着去了。这次功夫不负有心人,天快黑的时候,一个女人风摆杨柳一样从小区里走了出来,手上还跨着一个小包,那步态那身形跟他老婆一模一样,再看看脸,不是他老婆又是谁呢!他一个箭步冲上去,一把抓住那女人的手,直着嗓子喊:"老婆,我可找到你了!"女人被他吓了一大跳,定下神来一看是他,柳眉立刻倒竖起来:"你是谁呀,谁是你老婆!"门口的保安也被他突然的一冲给弄懵了,可他只懵了那么几秒就立刻回过了神,提着防爆棍就跑了过来,一把就搡开了刘三红。刘三红刚一回过来身,那防爆棍就抵在了他的胸口上。"你干什么?"保安大声喝他。那女人一看保安掺和进来,生怕把事闹大,一面故意做出愤愤的样子絮叨着:"哪跑出来的疯子,见了人就随便叫老婆!",一面扭过身急急地走了。刘三红被保安用棍顶着,想追却走不了,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婆上了一辆黑轿车,一溜烟跑远了。

可刘三红不是那么好打发的。他不能追那车,可他记下了那车的牌照号。等那车走远了,他还蹲在门口等着,那女人不是出去了吗,总有回来的时候。"我就在这等着!"刘三红恨恨地对自己说,他下定决心,今天晚上就是保安再撵他他也不走,他非等到那女人回来不可。他就真在那等了一夜,可是他什么也没等着。清凉的夜色让他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,等他醒来的时候,大街上的清洁工已经开始扫街了。那车到底回来了没有他也不知道。天还没亮,他揉揉惺忪的眼睛,原地转了两圈,就又靠着墙坐下了。看着冷冷清清的街上,听见清洁工扫地的"刷刷"声,刘三红忽然想大哭一场。他的眼睛泪花花的,泪光中再看那路灯发出的黄光,顿时多了几圈七彩的光圈。伤感了一会儿,刘三红用袖子使劲地擦把脸,依旧恨恨地对自己说:"一定得等到她!"

天亮的时候,刘三红却忽然有些泄气了,可是他不愿意就这样回去。这么远跑来只见了老婆一面,连句话都没好好说,他舍不得走。整整一个上午,他坐在小区门外边,垂头丧气的,时不时还掉两滴眼泪,偶尔有路人停下来看他,他就赶紧擦干眼泪,装做什么事也没有,弄得看他的人怪不好意思。挨到快中午的时候,那个女人终于出现了。女人是专门出来见他的。看见他蹲在墙角,女人下意识地看看四周,快步地走到他跟前,悄悄地说:"跟我来!"刘三红正抹着眼泪,忽然看见女人走到他跟前,一下子站了起来。女人一抬手,一股好闻的香味就飘了过来,他一个没站稳,差点撞到女人怀里。女人白了他一眼,径直朝前走去,刘三红赶紧跟了上去。

女人带着他转到一条僻静的街上才停了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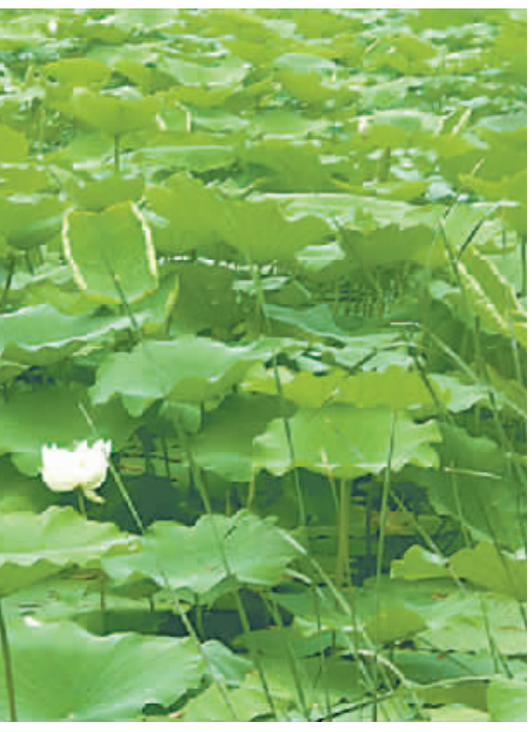
"三红,我们的缘分已经到头了,你回去吧,把儿子照顾好,别再来找我了!"女人瞪着他,那杏眼再怎么生气都那么好看,刘三红看得痴痴的,好半天都没接女人的话。

女人的怒气一下子又上来了:"刘三红,我的话你听见了没有?"

"嗯,啊?什么话?"刘三红没听见女人说什么话,可是女人的怒火让他一下子紧张起来。

"我们的缘分尽了,你回去吧,别再来找我!"女人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,并且掏出了薄薄一沓钱塞进了刘三红的手里,"这是1000块钱,我从家里走的时候,拿了你的钱,现在还给你。"

刘三红捧着那些钱,眼泪一下子就出来,"老婆,这几年我一直在找你。我不怪你,咱回家吧,像以前一样好好过日子,我一定好好待你……"



●王保成 / 山阳风物

天鹅湖畔说野王

现在的沁阳城即历史上的野王城。沁阳,以前多是匆匆路过,这段时间我却在一个月内,两次专程从修武骑车到沁阳。沁阳是一个深深吸引我,并且很有味道的历史古城:这里有创建于隋代的天宁寺,不仅古建保存较好,碑碣林立,而且寺内的三圣塔是河南金代造塔中形体最大、保存状况最好、石刻艺术资料及塔铭题记最丰富的一座古塔。有始建于元代至正年间(1341~1370)的北大寺,现存厦、殿、厅、堂与附属房屋80余间,孔雀蓝、绿、黄的琉璃瓦件,五彩重昂斗拱,拱眼壁饰以壁画,殿内梁、檩、柱、枋用材硕大,让这座历经数百年风雨的清真寺院,至今依然色彩缤纷,玲珑多姿,富丽堂皇,巍巍壮观,被誉为我国"伊斯兰古建筑精华之作"。乐圣朱载堉纪念馆本身就是明代郑藩的乐府旧址,早在2001年就与三圣塔、北大寺同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与这三处国保单位相比,天鹅湖不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人工湖。但沁阳的历史文化几乎无不与它有关,而且我对它特别有感觉,每次来这里,都会在这里徜徉流连它独有的风景和韵致。

天鹅湖在老城东北隅,所以在古代有东湖之称。有人考证,天鹅湖应该是筑城取土挖成。其水为沁水,因为早在汉代就引沁水入城。有记载的是元朝至正年间"引济入怀",济水从西门迤逦入城,经过利津、举仙、珠嘉、览胜四桥,汇为天鹅池,再经指方桥,形成东湖。天鹅湖是现代名称,为上世纪80年代所改。天鹅湖面积宽广,有280多亩大的水面。夏日行走在这里,但见湖岸杨柳依依,曲径通幽。湖水碧绿,近岸处芦苇丛生,鸟儿欢快地啁啾,就是从这芦苇荡中传出。一道浅堤,把天鹅湖分为南北两部分。北湖中一架虹桥飞卧,其下完全成了青莲的世界。正值初夏,莲叶田田,荷花乍绽,群鱼争游,野鸭嬉戏,毋须风送,已是阵阵荷香透入脑卤。

天鹅湖不仅有旖旎的水园之美,更有古意悠悠的历史之美。在湖东北畔,断断续续有段长近500米的古城墙,中段立有保护碑,正刻"沁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野王古城",背有野王古城的简介。野王古城,始建于西周,秦王政六年(前241年)为卫国都邑。北魏至清末,历为郡、州、路、府署地。元至正二十年(1360年)重修。明、清两代均有增筑。据乾隆五十四年《怀庆府志》记载,城周长九里一百四十八步,高四丈,宽三丈三尺。护城河宽五丈,深二丈五尺。城墙外用砖砌,设四门楼,城墙上建角楼、炮台与垛隍。民国17年改四门额:东"朝曦"为"中山",西"万成"为"自由",南"朔南"为"平等",北"拱极"为"共和"。现残存的城西北与东北角城墙为元代重筑。这段古城墙,已经严重侵蚀剥落,露出夯窝和版筑痕迹。其内面临湖,外面就是人家,有的人家甚至以古城为墙。不规则的古城墙上杂乱地生长着北方最常见的灌木和榆树,望之更生黍离之感。走在这段湖边的小路上,一边是如画美景,一边是沧桑历史,而它们竟然是这样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了。

有了天鹅湖,野王古城在厚重的历史上平添了轻盈和雅致,正如沁阳有了李商隐和朱载堉两位辉耀群星的历史名人,让人无法不铭刻在心。

(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)

●庞在煜 / 诗 篇

叩祝慈母米寿

琴声悦耳忆痕深,
烛光喜人酒盈樽。
米寿同歌娱四世,
茶龄共盼享一身。

雪雨风霜乐故土,
孝仁勤朴融凡尘。
教诲谆谆诗书画,
传家孜孜梅竹松。

●宋茹生 / 人物传记

宋耀辰传略

家严宋公讳耀辰,字拂青,号安昌翁,行三。生于公元1911年,卒于公元2004年,享年94岁。

家严生前曾任县文教科宣教股长、中国书画艺术促进会理事、河南省老年诗书画研究会理事、焦作市书法家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武陟县老年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。

家严出生于杏林世家,曾祖父、祖父经营同仁堂药店,济世养家。家严9岁入塾,始读孔孟,12岁师从武陟名儒王文田先生习诗文、书法,学识渐进。16岁考入县师范讲习所,因家境维艰辍学。同年又考入县师资培训班,结业后职志教育,曾在育英完小、小徐岗完小、圪垱店完小等校执教。

家严于1930年与慈母冯氏完婚,共育五男三女,殇二,育成四男二女。二人期颐偕老,患难与共,走完一生。

抗战爆发,家乡沦陷。家严与慈母携子女逃至徐店、小徐岗村,舌耕糊口,颠沛流离,茹苦含辛。

1948年武陟解放,家严于1949年2月由学校调县政府工作,主持筹建了武陟县人民文化馆,开创我县建国初期文化、文物事业。期间家严为国家收集了许多珍贵文物,并将祖传文物、古书籍数百件无偿捐献给国家,受到省、地、县政府的表彰。1956年在国家《文物参考资料》曾作专题报道。

建国初期,家严经常冒着严寒酷暑,带着电影、幻灯、图片在农村巡回展出,被县政府授予宣传模范、灭蝗模范、先进工作者、文物工作模范等称号。

1957年家严蒙冤划为右派,解职归耕。时值祖母年迈,子女求学,家境困窘,苦不堪言。

1960年,饿殍遍野,家徒四壁,菽麦难觅,野菜果腹。为了活命,慈母与小弟沿乡乞讨,吾与家严开荒种田,长街卖画聊以度日。

1966年,文革风云突起。家严又罹灾难,批斗游街、抄家接踵而来。家严一生嗜书如命,珍藏书画均被抄走遗失,成为终生之憾。"文革"中,家严拖着病躯,长年扫大街,拉垃圾,接受"改造",饱尝人间辛酸。

"仰天大笑逢甘霖"。1978年家严平反复职,重返文化馆工作.1980年离休。此间家严已是七旬高龄,仍参与了县地名志、县志的编撰和文物收购工作。之后,在县老年大学义务执教,讲授诗书画知识达10年,备受敬重。

家严一生痴醉诗、书、画、金石及考古。建国初期绘制的《劳模李恩同》连环画册由河南省美术出版社出版。晚年是他的创作高峰,陋室中创作了大量讴歌新社会的书画、诗词作品。多首诗词在《中华诗词》、《中州诗词》、《荆楚诗词》等书刊发表。千余首诗词遗作经搜集整理,于2011年5月得以刊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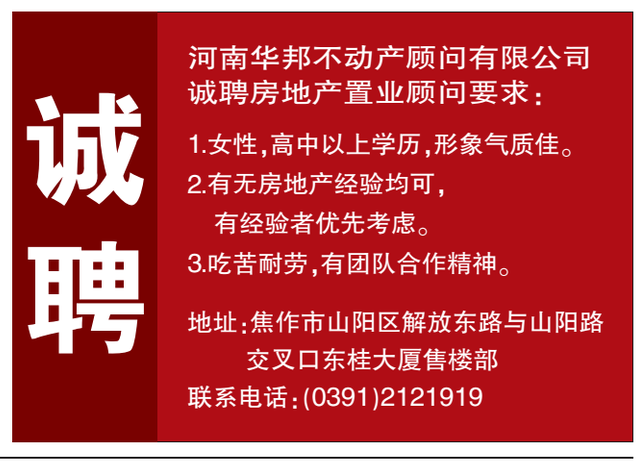
家严的书画、金石作品被《当代书画作品集》等10多部大型丛书收录,并被河南省群艺馆、宁夏银川美术馆收藏。1988年、1995年,家严的书画被县政府作为礼品赠与日本友人。他的考古论文被《中国专家论文集》收载。

家严为人谦和,生活俭朴,布衣粗食,潜心艺术。虽身处逆境,历尽坎坷,仍矢志研究华夏传统文化艺术,博览群书,严谨治学之情操使吾辈与后代折服。家严的生平业绩被武陟县志(1986年至2000年版)人物篇收录,是对他一生的首肯。武陟县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王宗望先生为家严写挽联:"亦师亦友亦兄,传播艺舟期百岁;精韵精书精画,浮槎银汉失良工。"是对他艺术人生最确切的概括。

家严刻苦自修中医、针灸。慈母体弱多病,幸赖家严懂岐黄,会调养,才得以长寿。平日还常为亲朋、邻里把脉延方,施药医病。

家严耄耋之年,步稳体健,思维清晰,每天除读书、看报、泼墨书画外,坚持练八段锦,常年不辍,加之胸襟宽阔,沉湎艺术,四世同堂得以高寿。家严90岁后多病,子女竭尽孝道,得享晚年。

宋氏书香门第,家道中兴,后继有人,家严可笑慰九泉。



本社地址:焦作市山阳路56号 邮政编码:454002 电话:办公室3935143 总编室3934397 通联部3935580 网络中心3924268 发行中心3934398 传媒经济部3934742 房地产事业部3922022 印刷厂3934290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:3933210 全年定价344元 自办发行 广告经营许可证:豫焦工商广字01号 上期本报开印:3:20 印完:5:20 本报印刷厂印刷